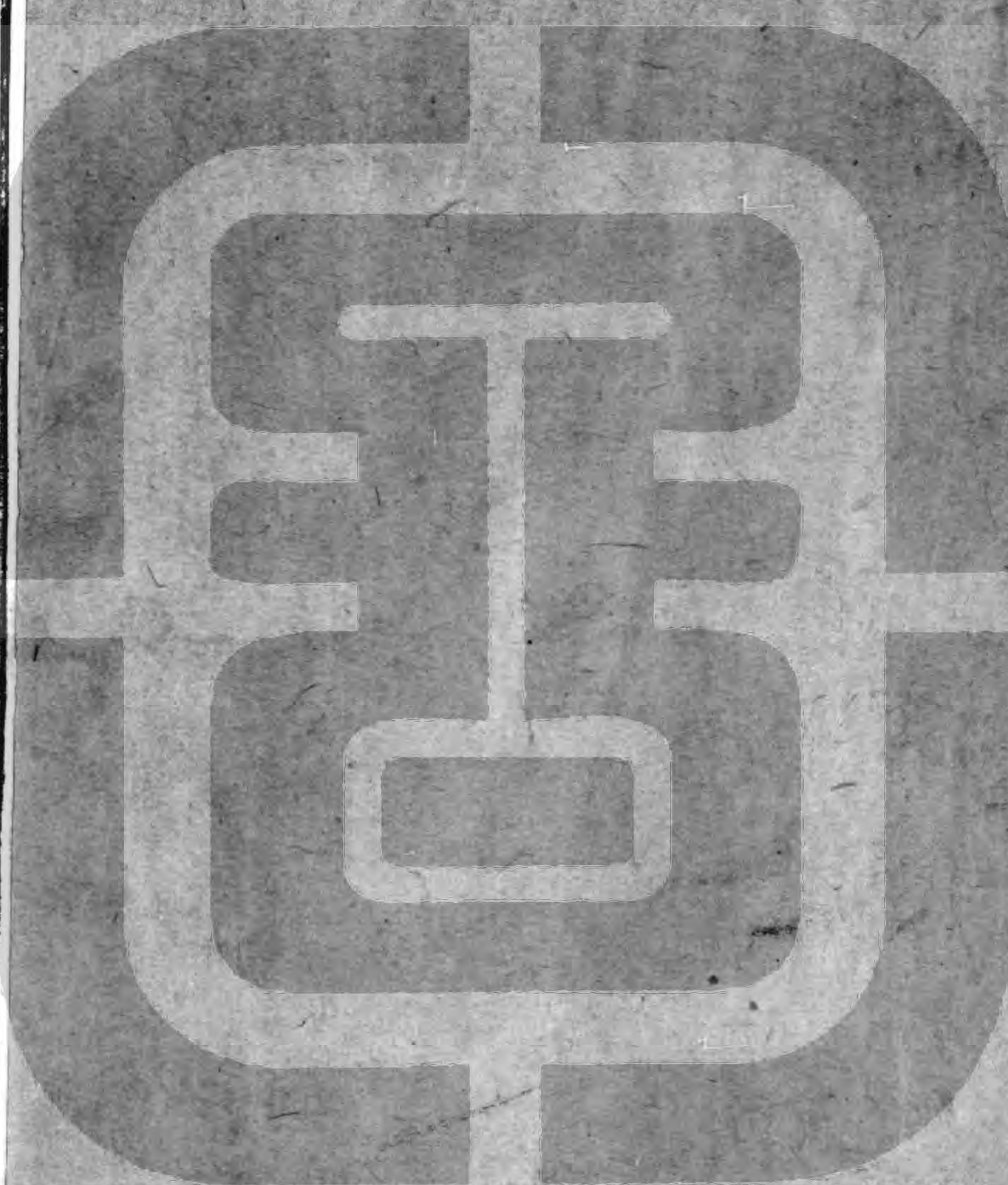


汲古閣十七史

三國志 第肆冊

養和閣藏本

第陸函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闡傳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
 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表術征徐州呂
 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
 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
 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
 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群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
 與表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
 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
 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
 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

按離狐在潁陰屬城

按漢志安平國有安民縣與魏郡黎陽俱屬襄陽也安民縣也

卷之六

魏書十八

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眾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乃率眾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文達起自後世
中興固姓不但
姓名相同也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畧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多歸之時有周直者眾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眾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眾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眾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

游御覽

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
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
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
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
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
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
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
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耶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
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
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
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

李業家誠
清集勤二字
歲本于司馬昭

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
表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
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
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胃有雋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符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
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免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此三者何患不治
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教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
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大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清者不必
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
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
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文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
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弊否人以為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
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
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
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巳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
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

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

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祖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請令舍部從事讒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郃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眾由是

少字曰公字衍
武周字伯和沛
國所邑人詳胡
盾付注

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

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

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

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

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

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

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畧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

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

休都督青徐霸為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

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

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

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

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不知誰所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

僕也皆有題目稱字不類像轉識替時宜也

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

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

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鄆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

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

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

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

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

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賊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

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

以主本

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頤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

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

少軍王諸侯男
安詳手斬萬級
或曰級、級街
堂家廷之文
言是役斬首亦
計皆諸子先
臨陣之功也

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

掉初覽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率鄉侯邑七百戶賜

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

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
 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
 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
 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
 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
 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
 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
 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
 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
 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
 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
 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

牙指御覽作
 御介手也

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
 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
 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
 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
 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
 陰聞韋死為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
 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
 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狽道人也桓音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
 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
 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
 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惠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

某處口麻德
盡帶曹氏誠
為德也但少依
馬勝勝族於
中不德力曹用
且起中德兄俱
在蜀不及南宮
案如印仇未
為今官

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拜中郎將
晚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惠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間
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惠留屬超太祖破超
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
定漢中惠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
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
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其從兄惠
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
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
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
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

注物覽

西人負乞石不
知其為中情

之自平日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
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
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亞伯二
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
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
何為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
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
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惠
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
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
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
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惠屍喪還葬鄴家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
死於樊城文帝印位又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清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

義士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畧曰猛兵欲來縛清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

義之士邪遂使行服典畧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真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畧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錄商開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真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孫母夢帶真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

與真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界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太守徐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

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

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

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

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

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讐不

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

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

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也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

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去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消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各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滅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刃刃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初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刃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刃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警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警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疆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為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冤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

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張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

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率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敬字祖文必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為廣漢太守王濟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敬收濟從事列上由此召敬還帝責敬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敬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無收臣猶以為無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敬子固字元安有敬風為黃門郎早卒敬一本作勃魏畧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雁門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外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貧當漢桓帝時寓居左館唐衡等權侂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秋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衡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待敬部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教外為市買息又啓云左館子弟來為虎牙非德選不足為特酷買宜隨中含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賧謝尹息又救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錢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善欲滅諸賈因書與衡求為

左館唐衡

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都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實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實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亦賣三十實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衡耳目也甚怖面失色實碩閉車後戶下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佐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至與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為行喪也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疆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隸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為不義乃告揖揖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志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為都尉使齋檄告酒泉聽豐為捍報讐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昂為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謝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飢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畧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

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畧欲追賊兄弟皆云賊眾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何為乃攘臂結袖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所之及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獨不解逢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逢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視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視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敬清德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州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書十八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魏書十九

三國志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

持手

持手

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

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云不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

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

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

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二日一夜與

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

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

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

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

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鬢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黃髮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指鬚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

魏畧曰彰至謂臨蒞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隨曰不可不見表氏兄弟乎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

國

魏畧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瘠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

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

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

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

京都疾薨于邸諡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壘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葬賜鑾輅龍旂

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

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

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

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

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

安漢曰此時未交祥已建付世中

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

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遜後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公登層臺

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以顯情見太府之廣開公觀聖德之所營建高

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兮平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

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空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

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聖家兮寧彼四方

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

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

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

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下儀下庶楊修等

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

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

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

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武魏

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見中最可定大事又今日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

目視此兒矣又今日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

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表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不自安

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

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

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

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

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頗八紘以掩之今

杖插以有朕法

佳者月時則定

祥者之蓋信

稱揚誰分因改

人少佳廣乎今

蕭父也佳佳思

如未為大遠本

忘不知按者何

係憤也

善子隱費民痛

以再角

操史官之書錄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表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
 之印印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曰不侍數日
 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
 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
 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且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
 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雷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登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
 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修之仰望
 殆如此矣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
 俱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
 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
 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
 之思也若乃不忘神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
 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瞻睽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泰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
 如此其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
 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後
 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玉髮劍衣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後在洛陽
 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劍駢車顧左右曰此賜德也昔所說玉髮劍也髮今焉在及召
 見之賜髮穀帛 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
 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有悅其臭者晝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用已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 世評曰修
 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麗內
 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籠受絹車內以惑之
 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大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

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付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教門下教出以
 次答教裁出荅已入太祖恠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教門不得出以
 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
 交構賜死修子躡躡子準持知名於晉世躡秦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替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
 帝末為冀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派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道逢辛歲而已成都
 王知準不治猶以為其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
 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後準與裴頠樂廣善
 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豈小減也廣性清厚愛髦之有神檢謂
 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欲高而
 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
 遣救仁呼有所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

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膏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揚

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

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間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林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
 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如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之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
 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苗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
 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
 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 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

安中為黃門侍郎，廉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遠，其始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真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廉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庶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安中為黃門侍郎，廉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遠，其始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真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廉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庶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

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政封植。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

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

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

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過死之義，形

影相手，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

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

雨，是以不別荆棘，耆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若尸鳩之仁，也舍罪

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

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

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

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穆

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

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

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

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

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

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

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

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

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來
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

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休惕。咨我小子。頑
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吹加。足以

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
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

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
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
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飢不遑食。望城

不過。面色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
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濱。黃阪是階。西濟關谷。

或降或升。驂駢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
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

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
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鐵鑽。徒跣詣闕。下帝及

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潑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

東歸。以叙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廡。折將歸舊壚。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城闕。引領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野絕無軌。歎我東歸。造雲日我馬

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紉。鬱紉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鳥衡。軌豺狼當路。懼蒼蠅問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遂絕無軌。歎我東歸。造雲日我馬。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歌走索群。街草不遑食。歸身赴高林。翩翩厲。狂豔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嘆息何所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雲根寄京師。存者勿復道。亡沒身自哀。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如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情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于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長塗。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從此辭。

按魏書而載皆規接前史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實

和榮赫天子之謀作天

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
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
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
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
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
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
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
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
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

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
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
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
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
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
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

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出於圍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務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

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如

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玉羈致北闕此二臣豈

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囹圜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

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

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

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

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

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

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相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相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盜馬之臣，救楚趙以濟其

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

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

于時人民稀少
東西正猶積輸
是度若度長
收親將不後於
支且植日料才
或不後休天故
怒亦求決不思
為奈誠一記也

本漢書此文
氣辭高妙不
亞西京

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
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
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
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
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
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畧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
體好服終竟年壽也實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

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土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
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下展也是用喟然求試
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
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
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
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
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
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
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怨已治人推惠施
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
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
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
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
遠游戴武弁解朱紉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
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
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
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
而捐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

不能動天崩城隍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泥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
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
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
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
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
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為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
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
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
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
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敦而睦

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皆非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勝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

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壘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于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殫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謹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

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
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
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
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
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
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
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
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
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
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
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

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
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
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
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
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
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
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
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古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
安，祈家之貴，存其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
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

陛下。故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魏

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寤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轎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請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臣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背官驕。及親事。凡二節。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老。羸曳。而名爲魏藩。使屏翰上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臣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若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躡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督業小兒。哉。愚誠以博濟。增河。鼯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遠。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者。時在牀。非樂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若死。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疴有聲。請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危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去。鉏穡。草。驅。護。鳥。鵠。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獄。則。衆。業。散。不。觀。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繳。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善。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晦。若。晝。晦。悵。然。夫。圖。

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家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亦無異於凡庶。若相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志單瓢。顏子之居也。不見效用。常慨然執事。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使。解。重。釋。結。追。植。成。不。不。業。營。願。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難。進。無。功。退。存。身。死。之。植。成。不。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鞫。於。世。維。繫。於。祿。位。懷。骨。肉。潤。之。小。夏。執。無。已。之。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之。小。夏。執。無。已。之。念。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二。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植。嘗。爲。琴。瑟。調。歌。辭。何。獨。然。長。去。本。根。逝。風。夜。無。休。閑。東。西。經。士。陷。南。北。越。九。門。辛。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居。世。路。忽。焉。下。沈。淵。驚。鷗。接。我。出。故。歸。被。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岩。岩。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燼。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倖。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窮。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疇。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六。代。興。亡。曹。周。論。之。詳。矣。

吳山漢武帝
孫子敬中所謂
吾山也衛按在
吳音字通

少章云魏志
王至元景元
年著增封戶
皆累千平陽
或武二公如論
千戶思王如封
于陳之三十五
戶志別大增
邑乃并前止九
百八十戶也誤也

少章云魏志引
王有以斷不可
刑

登魚山臨東河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

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

下議尚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剷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
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鄆城公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
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
樹木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
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
帝太康九年卒論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

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

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

其此之謂

與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平彰之挾恨尚無所
至於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
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植者下有堂能興雜四

三王以世本故別為一表及表亦以世貴賤為次其攝春秋之教歟

送白馬王及琴瑟調三篇按按淒此仲宣以符俱不能及風雅以遠一人而已

此處有模糊文字，似為書名或卷目，如“公于上”等字。

再覽蘇之華采思昔百輔以批辨之太師之博心亦貞亦以也
至至於蘇昔也今對新以尚書思書下類以奇意裁裁來去余
其地之賄與矣對今太師也蘇蘇華也蘇蘇也蘇蘇也蘇蘇也
魚案口語言貧不學劍甲不學恭其人排也也蘇蘇也蘇蘇也蘇蘇也

魏書二十

三國志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
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
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褒秦夫人生濟陽懷王
玠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
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
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子黃
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
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

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慧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

孤策以定安五年死權乃使事至安五年捕獲步德為交州刺史受事及平奉此帝度此後故能此巨象和倉舒之子定安十三年前死也此以史到也孫術中本有世孫術政術治引符子而載也昭王大象命水官活舟元等之事

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免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納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叙屬之一病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况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為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諡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

魏書載策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承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夫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畧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大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巴氏公太和五年加冲號

安以云不成字於此亦合舒之死王亦許字狀及年故於校不擇言

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

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魏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怠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

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政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二年復

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

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

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

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

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

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

常道鄉公與宇之子入繼太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

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郵城太和六年改

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氏譜嵇康妻
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
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
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
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
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
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
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
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
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
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

陳思王行錄

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
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
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
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魏書載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
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
之朕朕惟親親之恩用寢更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
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誠咎悔也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
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
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
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
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
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
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各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

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闈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字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玳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玳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

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郟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

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畧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功貴賤為

初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虎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

母有加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

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

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

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

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

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

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八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

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

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

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

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

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

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

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

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

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

魏書

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于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邪謀圖危社稷有悖忮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前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

其自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紆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

景元元年

命東平王

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後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鑿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諡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景元元年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定公子諱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樞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公至泰始二年

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二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

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于而錫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令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在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嗑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今何故

王台誤

何故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故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年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二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閹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太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包案正
年八年
為始
誤印後
年為始
知為正始
九年也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

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崇棣之義廢為法之弊

一至于此乎表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

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防輔監國之

載宗室曹周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

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獨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尊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

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斯有與其治衰則有與守其

士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係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

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鶴鳴在陰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災難

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關雖有闕牆之忿不忘製倫之事何則憂患同也公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

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習心無在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未

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

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秦獨危也故魏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

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魏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

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地以權親疎地以權守之不能固也故魏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

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後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

陵遲吳楚憑江負圖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追宗姬姁情散於胸懷逆謀泝於唇吻斯豈非信而

親戚任用賢能枝葉彌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

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

王報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聘請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

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

安以三秦為

身後之全周唐
此佳之年表
志推折前代
比附考世及魏
與三三三三
與三三三三
謂明同唐書
信核之精統
力書去非長
可此以觀
猶行

漢書

漢書

漢書

起興二十九年
乃齊王芳正
始之年上又
不年石書來
破滅遂為日
馬氏所據

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
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爵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
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
守社稷安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借周
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秦恩德豈不哀哉田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
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定耳賴光武帝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
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傲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
關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
使由是天下鼎沸紆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滎滎鳳翔宛豫掃除
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頽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
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
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
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
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弱
校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
能優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警大且曠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
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闈之下
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青哉夫樹猶親戚土有土民建置之則
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周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

時天子幼弱問冀以此
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正始四年上又八年
疑有訛脫

世之不作
作應作作



蕭淑曹爽不請降
却天子修德同其以此

魏書二十一

王衛二劉傳第二十一

三國志二十一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張璠漢紀曰龔

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執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

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侷不甚重也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侷者簡易也表

及古則

表和劉表

卒祭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祭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祭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

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祭復曰如祭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權表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龍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祭計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祭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平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騰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騰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祭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法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七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邑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

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祭恒典之

疑要注

日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祭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祭也

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

閤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碁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疆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典畧曰祭才既高明筆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祭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

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

瑒字德璉瑒音徒曉反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

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探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

以此得之祭五

九月詔祀反十

名宗本

蔡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
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
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
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
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必不立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表
紹使典文章表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
罪狀孤而巳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社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
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
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
辟之不應連見備慰乃逃
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言
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

知已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數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妙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之案魚氏典畧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所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
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 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
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騰云初得
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 軍國書
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所讀琳
所作倉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常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
祖適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 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各
之太祖筆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 華

漢書曰瑒祖秦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
熹中至司隸校尉于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
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
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瑒字季瑜司空掾瑒之父 **瑒以**
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文二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于
野王令典畧曰文帝常賜瑒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

書嘲瑒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瑒答曰瑒聞
荆山之璞矐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琅之金登窈窕之首輒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
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于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
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
夫先嘗其粒恨瑒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瑒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
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瑒獨平視太祖聞之

引按瑒平視執夫
人稱其不子也後
至廣濟現郭氏
家任何三耶

乃收植減 咸著文賦數十篇 瑀以十七年卒 幹琳植二十二年卒 文

帝書與元城 令吳質曰 昔年疾疫 親故多離 其幾徐陳應鄧 一時

俱逝 觀古今 文人類不護 細行鮮能 以名節自立 而偉長獨懷 文

抱質恬淡 寡欲有箕山之志 可謂彬彬君子矣 著中論二十餘篇

辭義典雅 足傳于後 德璉常斐然 有述作意 其才學足以著書 美

志不遂 良可痛惜 孔璋章表 殊健微為 繁富公幹有逸氣 但未適

取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 樂也 仲宣獨自善於 辭賦惜其體弱 不起

其文至於 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也 昔伯牙絕弦於 鍾期仲尼覆醢

于子路痛知音之 難遇傷門人之 莫逮也 諸子但為 未及古人自

一時之傳也 典論曰 今之文人 魯國孔融 廣陵陳琳 山陽王粲 北海徐幹 陳留阮瑀 汝南應

足而並馳 黎長於辭賦 幹時有逸氣 然非繁匹也 如祭之初 征登樓槐賦 征思幹之玄 獲漏卮圓

扇橋賦 雖張蔡不過也 然於他文 未能稱是 琳瑀之章表 書記今之傳也 應瑒和而不壯 劉楨壯

而不密 孔融體氣 高妙有過人者 然不能持論 理 自賴川邯鄲淳 魏畧曰 淳一名竺 字子

不稱辭 至于雜以 嘲戲及其所 善楊班之儔也

雅蟲篆許氏 字指初 平時從三輔 客荆州 荆州內附 太祖素聞其 各召與相見 甚敬異之 時五官

將博延英儒 亦宿聞淳 名因啓淳 欲使在文學 官屬中 會臨舊侯植 亦求淳 太祖遣淳 詣植植初

得淳甚喜 延入坐 不先與談 時天暑 熱植因呼 常從取水 自澡訖 傳粉遂 科頭拍祖 胡舞五椎 鍛

跳丸擊劍 誦俳優 小說數千言 訖謂淳曰 邯鄲上何如 邪於是乃更 著衣 續整儀容 與淳評說 混

元造化之端 品物區別之意 然後論 議皇以來 聖名臣烈士 優劣之差 次頌 古今文章 賦誄及

當官政事 宜所先後 又論用武 行兵倚伏之 勢少命 厨宰酒炙 交至坐席 默然無與 仇者及暮 淳

歸對其所 知歎植之 材謂之天 人而于時 世才不立 太祖既有意 於植而淳 屢稱植由是 五

官將頗不 悅及黃初 初以淳為 博士給事 中淳上 表請封 植千餘言 奏之文帝 以為王 賜帛千匹 繁

欽 繁音婆 曲畧曰 欽字 休伯以 文才機 辯少召 於汝穎 欽既長 於書記 又善 陳留路粹 畧

曰粹字 文蔚少 學於蔡 邕初平 中隨車 駕至三 輔建安 初以高 才與京 兆嚴 瓌等尚 書郎 瓌以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此書文選兩篇不
同錄有脫注

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
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叙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

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愛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

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

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

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

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璩子籍才藻豔逸而侗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為模

則官至步兵校尉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

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

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事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

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終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

子成名乎時幸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

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柞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

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

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翳代為雄亭亭

在須臾厭厭將復降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令六合開星辰隕今日月頽我騰

而上將何懷籍曰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警疾大將軍司馬文時又

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時又

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康諱康父昭字子遠督軍權治書侍御史見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為康

傳曰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信不修名譽官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

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地於懶抱之中以為神仙

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

編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末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遠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

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

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性奚會稽人先自會稽

何必終之何必
不可不復賤也
也子居後日月
謂則至不作勝
而三則通于也
源一誠也

日馬昭謂別家
已快在李通中

考凡五通十

按此昭初國
舍之立劉被殺
安得三州據臨
唐李平時不立
侯

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千寶孫威習鑿齒諸書皆云正
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拜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
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
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
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千寶云呂安兄異善於鍾會異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
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異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毌丘儉
年殺嵇呂此又千寶之疏謬自相違代也 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祕書郎稱紹平
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 晉諸公贊
曰紹與山濤于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待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玉 景初
王師敗績百官皆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

中下邳相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

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

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畧曰質字季重以才

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
劉楨等並在坐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
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
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思六經逍遙自民彈基問談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筆
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暇日既及繼以即几同乘並載以游後
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弄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領而官茲樂難常足下之徒
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紀宿紀辰景風扇
物風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遊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

身到至極此

本年三十年
吳副

使假信
初安不可行

人非我勞如何今遺騎到難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轉別
來行復四年二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
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
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
相何可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
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黃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
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心於道者也 魏畧曰質字季重以才學足以及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問歷觀諸子
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運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問歷觀諸子
之文對之校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
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
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恩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
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
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
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
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宜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
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臣松之以本傳雖
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畧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
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吾游處獨不及門 魏畧曰南皮之
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勃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
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邀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
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
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
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 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苗侯植並送
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

布皮有如何
云此北夜寫字

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歎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俱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詭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朕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坑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王恩榮爵與眾殊自謂冰終身志氣甫當餘何意中見棄乘我歸黃墟筑苑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僂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群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群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群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諡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于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風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表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

相三有通經注河
東安邑地有
時官曰為
夫非深也
而到言之
近時書式
佐字與居安火
礼第王時推
朕周用自此
行此其利天下
歲入半口
舒為司
宜作陽
任弘農
關中也

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覲還稍遷尚書初漢朝遷核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所有制觀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覲覲以為西方諸將皆賢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為慮或以覲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覲議由是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

漢書卷之六

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卽位進封閩鄉侯三百戶聞音凱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州者之所躬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旣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

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

嘉平於建安
二十四年三月
避齊王芳諱
史曰不遠改前
火之名也

皇受之家
劫投成

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
身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最文章志曰最字元茂初

曰最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敕并領本職數加特
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幾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最所作也最子

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
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倚歟潘生世為其藻仰儀

前文正隆祖考位終太堂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風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
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管諸公贊滔以博學才

量為名永嘉末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凱並以文章顯王象事
為河南尹遇害

俊凱薨諡曰敬侯子權嗣權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權字伯玉清
傳凱薨諡曰敬侯子權嗣權咸熙中為鎮西將軍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賴川司馬德操
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

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
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

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
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廙別傳載廙道路為賊

遇榮授之顯未有管孤和文之烈孤德頌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積中
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恩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

涉川路即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粿有班荆之恩雖遠猶通政忘前愆傅子曰
表既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達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

直之度也據前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迂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
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
編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

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
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

三國志卷之六

異若彼之高而悼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
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降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相公相公不納其人曰九九
而見之居無幾頃明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
初建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
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
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
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
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
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
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表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
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

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
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
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
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
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
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
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
祖遂進前而報廩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
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廩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
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與別傳曰初廩弟偉與諷善廩戒
不詳而此之考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選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
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覺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廩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

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吝施於天地予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廩別傳載廉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置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巧既於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致轉易往來不巳送迎之勞不勝計轉易之間斷有茲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任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務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久是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各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廩名無諱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相甚善之廩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廩別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賢世志力惠帝本為豫州刺史喬自胤不顯貴盛至今

古曆甚疏不修則日食

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

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

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

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教朝會如舊

日亦不蝕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楊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

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禮見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

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後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

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大災罪已之

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

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

却元會浩從御史大夫郝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

類書疑曰日食按楊俊時中兩引魏武皇覽九十四條制其十十七而合名條百六十五條一人條其與此五異

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眾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眾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

戰宜守

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臣松之以為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云虛

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

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

性甚行

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臣學寡識淺誠

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學以移風俗著樂

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

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

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廡漢帝在長安公卿博學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

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卒子悅字孔

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

詞佳可觀省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通書記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

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統而不敢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

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其之士統是識統天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

道統性偏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

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尚問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後參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

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車發散騎常侍陳蕃蘇林魏畧曰林字孝友博學

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散騎常侍陳蕃蘇林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

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其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字光祿大

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策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夫京兆韋誕

文章叙錄曰誕字仲將大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

及誕並善書有名觀孫相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

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

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淳師焉畧究其妙章述師淳而不及也太和初誕為武都太守

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

猶有髮髯敬侯謂觀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劍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

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章述師淳而不及也太和初誕為武都太守

以能書畧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

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守邯鄲淳為小守梁鵠謂淳得次仲法

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

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

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怒忍不

服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孔

城孫該

文章叙錄曰該字公達疆志好學年二十一上計掾召為郎中

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郎中令河東杜

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文章叙錄曰摯字德慶初上笄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

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

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驎馬不試婆娑槽檻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

伊摯為賤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中

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忠無知不在此表益未有言彼此篤病

詳載言書本傳

夫人論書巨篇

考其處此書與

之序也故在軍

傳自術氏

傳言要錄作

言書化叙口仙

吳本大舒名訓

皆吳之子吳字

然明以漢書

傳

此無行傳二非

言一之可八

謂官傳閱
世古字或通

極平手免官
日馬氏騰心於
特乃名之主柄
捕又極耳
按劉護傳載
引清為河南
尹如如碎客
於于百姓使
則務苦為請
也

此處未及分明
不亦張注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
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
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
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
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鉅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
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
熒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與方雜居
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大簡次尹劉靜
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且以經緯之
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
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
獄訟不加憚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
時無赫赫之名史遷尚書嘏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
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

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
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
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
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
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
宄以極是以宜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
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
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
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捕
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偽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
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

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
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眾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
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馬司
虜戰略載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
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果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
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克姑蘇之禍齊開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放顛覆之敗有始不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氣益張謀殺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
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繼其
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應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延命於深江之
表矣祖等或欲進軍大佃佃其項領積穀觀變相時而動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
則功成名立苟不應領必貽後患自洽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
撰飾舟楫維艤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
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
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大軍無由校察未詳而舉大舉以臨巨險此為希幸激功先戰而後求勝
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祖邊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
守奪其肥壤使還耕路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
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成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際時聞討襲速決
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復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

此類神回國後如
楚魯合何利上
策也先信信則
往不取可也
即國名也

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用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
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置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眾厲兵
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
水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
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眾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
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
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按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全之路誠愚臣之
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報言其年十一月詔祖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
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
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嘏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
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畧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本
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

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
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數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
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

其任習于世
道則亦有
其備矣此不
可執也
特吳謂後學
其其事

奉和乃与會

宜由家傳耳
其論三士者不
指取友一者
考時日月有也

其誠奉和曰

玄以名重致患。費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已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假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傳于此論。非所以益假也。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

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

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假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假

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假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瘡創其間。假言驟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

假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假有謀焉。及景王薨。假與司馬文

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假。假不敢受。及薨。假秘不發喪。以景王命

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最爾。傳假所宜。問則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假

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假以功進封陽鄉

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

曰元侯。傳子曰。初李豐與假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假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

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言。假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勗善。徽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顛。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子祗嗣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假著勲。前朝改封祗。涇原子。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假少子也。晉永嘉中。至

司空祗。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止。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

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沖虛

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

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假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為傳假

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假之美也。

陳評未為失
傳使達能足
成效耳

魏書二十二

三國志二十二

栢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栢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者名南方

仕郡功曹太守孫

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

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

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

相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表氏反此而劉牧應之

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

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

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

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

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

水行引長沙
考舊傳稱杜
增為趙郡太守
嘗有遺書於
于以者行八挂
崇業于以樹
不敢取

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
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
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
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
前後懇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群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又毛玠
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
右以自全係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
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
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
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晃等
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
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

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
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
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
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
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諡曰貞侯子
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
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嗣世語曰
字元微有名於晉武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湛皆有盛名寔字仲

元方諱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湛並名重於世寔為大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
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湛為司空掾早卒紀歷
位平原相傳中火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總麻執
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傳子曰寔亡天下致甲會其葬者三萬人
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諡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
謀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湛之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存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

卷之三十一
又曰身之去也
所諸葛以內而
乘之其取國中
之至情也

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一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暮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

按不可計是下
疑有脫文是也
之子廷作日古

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
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
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
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
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
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
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
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
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
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
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
口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
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二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
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為過加邊境有事

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
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
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
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
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
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
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
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斷礎之
制然所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
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
謂邪况乃魏氏少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為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
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儉之中何
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
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
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

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無功，然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泰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嘗嘗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諫其非，而播揚其惡，可為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者矣。』

秦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

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奇寶貨，因秦市奴婢，秦皆挂之於壁，不發於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秦謀所以禦之。秦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以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秦計，使秦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

名曰秦

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
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
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
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
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
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敕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
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
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
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
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
進到隴登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旣
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

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
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
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
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
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
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棧陽積穀
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
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
不同兵書云修櫓積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
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
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
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

按通鑑作魏經
同三有注魏武
子注魏武也按
魏武也按也按
其下四輪也按
至誠也按也按
誠我具也按也
車上四輪也按
車上四輪也按
十八按也按也
誠誠下可以改

今夫木石所成
敗謂之損損車
廢謂之損損車
非也說文謂損
車者謂工稍而
以何也說文謂
改城以通能為
木也損者損也
與木文不令以
從者以平

少年之志
深險乃經
乃緣山突
經共密期
糧不至旬
還更差軍
皆一心加
經奔北城
敢能沒經

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
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請官救兵當須聚集乃
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
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聚集而卒聞已至謂
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百里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
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
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
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
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
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眾議以
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
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

此下有脫後

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
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在迅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
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
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
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為尚書
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為鎮
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
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
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
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
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
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

元仙說書來
日歸者也請
注實元嘉
室錄任持志
入地成與
不及其子天

諡曰穆侯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

共通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諸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
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文王乃不更言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字尚書
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
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斷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入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
發後言遂嘔血薨 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于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
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
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 案博物記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
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

封溫為慎子案陳氏譜羣之後各位遂微謀孫佐官至青州刺史從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

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表術之命

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

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譏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

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

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

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為

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

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坐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

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

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

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
懿公屍為狄所食惟有射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
乃剝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
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

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

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

...

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情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整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耶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素因請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嵩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念不遇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嵩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曄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下以命五錙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

小惠君心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可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

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開太祖借矯十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袁粲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前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子本嗣廡二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

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

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案晉書曰為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

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

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

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為太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

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

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

代忠也

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條東緝發于令遷齊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天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

四三

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畧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

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禦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奏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之言自代之利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歛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

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

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為激

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拜命董卓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生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閻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嘗阿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也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

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

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

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

時群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

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

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

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

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

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

太師布衣厠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

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

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律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

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魏郡名評

必有三法

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
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
所畱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
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
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
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
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
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
母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
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
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
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

宜有至宜

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為
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
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苗侯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
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
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宜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
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歷疆秦晉侯頤
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二司薨
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臣松之案舊事及傳成集烈
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太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為尚書郎傳成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
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忠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
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群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叙及注
敘龜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所發明直為塵穢綴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

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
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填之復以為尚書張讓

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比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範。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承椽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表紹公孫瓚交。

兵幽異，飢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變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為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

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變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為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

毓稟性貞固

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於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
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
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譽有四惑八達之謂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
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各
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良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
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
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
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
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
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
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

子家誠論平易
確如一時良特
以何早相
遂而可此而用
有恨于子祥
抗云

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
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
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
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祿勳爽等見
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尚書加奉
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
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
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
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
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孫藩嗣毓
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

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
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深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

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効欽泰始中
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

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祕書監
璉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謙字子諒温嶠表稱謙清出有文思 謙別傳曰謙善著文章洛陽
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謙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騎
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謀之曾孫

評曰相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
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
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
咸不忝厥職云

魏書二十三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三國志二十三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表紹在冀
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
地本初乘資雖能疆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
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
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
驥近久而帖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帖於死亡食貨志曰帖危若是有讒慝間其
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
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
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少今朝
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濟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

魏書二十三

三國志二十三

洽以毛雀色宗
帝位之禁石自
實情以此為宗
識任神而非常
主異國之使止於
者也

喪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
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
一概難堪之行以檢姝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
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
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
歸一揆魏承漢編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蟬蛸之刺退
免採莫之機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
王所以陶冶民物閑邪存誠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
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
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
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勲高祖每
在屈笱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
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
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

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
要宜考察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
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
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
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
人言更考之飛狐村沽則易處之冷月七焉吉之成心之

退免採莫之機 金後局本林作說

民棄漢中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
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
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
博諮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人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
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

洽以毛雀過棠
弟倫、榮、石、自
中、清、白、此、石、深
誠、信、神、而、非、為
王、異、同、以、使、正、於
者、也

喪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蟬，弊之刺退免採莫之機，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冶民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立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笱，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

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係，要宜考察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人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

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厚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都公強當世致位尚書令洽同鄉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鸞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于瑜奪馬之吏授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採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採摭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饗餐放流潔士盈朝表紹公族好名為濞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許公府掾拜郡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身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畧曰林少單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

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樹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

此其不敗

少言曰當在道
三少言曰信中和
直道行務始甲
且人也言書小
尚存二可度按

後漢書之功德
社稷故古利和子
相至為三公相補
本官官故至司
其功勳之功其
房行終不候

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採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採摭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饗餐放流潔士盈朝表紹公族好名為濞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許公府掾拜郡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身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此其不敗

此其不敗

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

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

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

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

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

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

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

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

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厚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

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都督以公曷當世致位尚書令

冷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

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財樊子昭於鸞幘之埽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

才鄉閭之間擢郭于瑜奪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

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採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採擷

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相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門承

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餐餐放流潔士盈

朝表紹公族好名為濞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

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鄆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

所歷之國必翔而後身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

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畧曰

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

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

少事曰當作道
三少事曰當作道
直作持符節甲
且人心主書和
均得二可成按

了後書子功從
祖致致子利和子
相至為三公相補
事官官收至三司
對語語三思其
落行行不徒
相相相相相

子至帝初為三少
二有許詞不詳其
何許人建書元
年由古修睦為司
中二年元時許詞
由中平為司中
代許詞元相
代許詞元相

林伯槐字伯槐
河內溫人年七
歲有父黨造門
問林伯先在否
汝何不拜林曰
雖當下客臨子
字父何拜之有
於是咸共嘉之

貧雖貧自非手
加不取之於人
性好學漢末為
諸生業太守王
匡起兵討董卓
遣諸

經耕鋤其妻常
自饑餓之林雖
在田畝其相敬
如賓太守王匡
起兵討董卓遣
諸

義忠不為
此多信不敗

義忠不為
此多信不敗

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
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
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
延璧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
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
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
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
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
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
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
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
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

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

少府封樂陽亭侯

魏畧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馮贖對門時崔林為馮贖崔性潤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搥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搥吏不勝痛叫呼

教教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問林曰問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即

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

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

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良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魏畧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畧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為林之為人不良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

為是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

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峇嗣為太山

太守坐法誅峇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昔坐稱疾馬文王所法

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為武陵大

表辭之此
唐主召乞

守不之官轉鄧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司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
涉食則茨菴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
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
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
郡移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愷愷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
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
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白太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
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為良繇
或以茂為髦士也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表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
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懼舉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
縣遣人呼縣吏求索臺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
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
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髮決滅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
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犍犍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
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各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
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誠
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
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
死苟竊非禮而斯觀之陽虎與璠甚於暴骨相離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
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
天為冕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舍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極
楷豈不哀哉昔莊周濶遠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費不久客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
含珠麟桐玉牀象帳殺人以徇曠穴之內鋼以紵絮藉以屨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

諸州府

本板版

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死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言以
才質滓濁汗於清流昔秦國恩歷幸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然無當苟得復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遺罪下以親
道化之靈祖顧爾幼穉未知城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命未必為素而犯魏顆臨治之賢
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嘉乎中病甚臨困又救豫掘墳戒氣絕令二人
舉屍即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博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墓不
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胃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
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將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患
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將濟置之牆下且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殺無
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輦黃犍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犢謂主簿曰
今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
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亦不能竟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
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
更屈意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以掛覽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畱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
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
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畧作奴僕
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
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

袁和劉書

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家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旣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司郡審固陳西衛恂本皆出自兵伍

此三以彈冠為入仕

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察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苗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群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苗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苗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眾冤痛之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魏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後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家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王象字公質

象字公質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先賢行狀曰安年十

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

交通者吏至門。安乃強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遂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歛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夫。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緝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口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歛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

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巳。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歛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畱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

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瑛曹相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闕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驟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畱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

先統六方休
此書地略典
可幸極焉
所也

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為督以一眾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驎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敗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麋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蓬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驪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

郡安郡通為
陽安郡通為
二縣此陽
安郡通為郡

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
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
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
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
緝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
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以乃爾若縣緝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
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
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緝道路艱阻必致寇
害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
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
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緝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
下郡縣緝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人為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

起更而或為
本志李通信
必同
陽安郡通為
人使因此安入
則又審於傳
括多指此或
古是

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牋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為
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與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險知儼必為之計乃曰此
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時于禁屯潁陰樂進
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
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
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
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
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
大破之屯田客呂竝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
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
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
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
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

敘此始元

魏略曰太

田石則也故此
對四三則孫劉
連兵不解是
起而利但可
罪為成去改急
進人皆以此
郭勝兵勝萬
去身于生他
耳謂孫以定
于彼乃志於
我乃值之乃

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
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進更宜存之以為權害
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
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
位為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
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
軍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
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荆
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
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
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
雍州聞之乃追送藥林數緡儼笑曰人言詭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

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
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
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

少不修細行由
此為父所不禮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北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過長沙太祖
定荆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
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略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
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
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
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
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
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空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

伏案此
字法施
云應作伯

摩改...
長州...
小動...

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
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
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
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
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弛又將攝之以
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
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潛
出為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
文帝踐阼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
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
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
百戶入為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

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

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
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繼繫地以自供又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
也留以抽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海船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
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
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

無所設秀咸熙中為尚書僕射

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人歲能屬文遂
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

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
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
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諡元公配
食宗廟少子頌字逸民襲封荀綽與州記曰頌為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
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
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頌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願
理具淵博瞻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
嵩有父祖風為中書郎早卒頌從父弟邈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
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與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綽傳王弼管輅諸傳徽
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游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
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
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為稱楷與瑯琊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為掾進歷顯位謝鯤為樂廣傳稱楷儁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
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邵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邵為長史侍中王曠與

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邵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邵為長史侍中王曠與

司馬越書曰裴郃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遠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宥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沉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其作方林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元從僕射遂歷顯職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為公車司馬令為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攻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為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為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大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奸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耶公羊木肯也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充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濘宣欲避之閱濘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上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其為太子言以為獄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

桓曰此

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宜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宜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及宜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宜各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遠沛郡人也為人弘通有性實文為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為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朗母于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為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赴復為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為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已母為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中儉有劉仲始者一為市吏所辱乃感激躡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眾人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中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揚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於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魏書二十四

三國志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

同縣豪右陳茂

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

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

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

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表術命召徙居山都之

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遯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

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

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孰石用馬百匹更

作人排又費功加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

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

少子云少子侯
通對南鄉侯
尚能工後曰亭
字折

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

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祀祀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皆在鄴都暨奏

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

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

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

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諡

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禮見前代送終過制

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

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立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

展從謹昌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

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承曾參臨沒易簣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

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從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子肇嗣肇薨子邦嗣

亦有器望並為趙王
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

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

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

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

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

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

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

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

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

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按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

按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

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

石更州郡者不
可任委內不歷
近職者不可任
委此四者皆

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授命為効言辭激揚情
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
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
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
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
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侯戎
渾之子太尉武陵侯侯行

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為尚書令以
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為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

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
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
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負
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
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

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
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
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
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
今之制度不為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
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竝缺散騎侍郎孟
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
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聽
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
約則季文之匹也特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
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

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議魏封三公其失同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

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

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

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

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

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

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

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

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

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高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彙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為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泯擴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

三五後見有
祀宗何三馬馬
命官以登用
去其典蓋如
禮說也

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濟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達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明帝

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孝侯子述嗣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

射為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璋性率而疎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呂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

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承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竝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

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

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表

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賜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按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在河北

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

三國志卷之六

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表氏以柔
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
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
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旣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
事誅之以爲刺奸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爲丞相倉曹屬魏氏
春秋曰柔旣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表覆柔而去自是辟焉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
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已舉將相扇動作
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
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
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
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
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

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
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
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
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起不可復
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卽止不殺
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
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
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
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
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
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
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

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竝以元勲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宋本字
衍之改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卽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義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

明帝名詡何不

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
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
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
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
柔上疏曰：二虜狡獪，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
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
實，通謀并執，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
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
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
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
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
連多，天逝熊羆之祚，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

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旣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
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
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
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
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
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
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
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
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爲辭。
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
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

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誦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孫盛曰開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誓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鷓鴣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堪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昔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承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行於一朝咆哮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馭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怒戮之罰亦猶瀆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其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育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休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

一官七其是經
中月脫誤

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恃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空開張法義謂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為失也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牆魅之象而噴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與非昉近世況三方鼎峙遠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有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獨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情防為非質任宜宥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與叢棘既繁事須剖決空論刑措之美無關當不之實哉其為迂闊亦已甚矣柔尚事窮理直權以濟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謂且自古以來未有子弟妄害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恃未之或聞是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過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法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母以密言全子古是時殺禁是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其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填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

卷二十四

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存日地無從得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日食一鹿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鹿一歲食七鹿二下鹿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鹿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二鹿所食十鹿一鹿其鵬鵠所書頃之護軍營士實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

言遂撤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媿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

非是輕狡不願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

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空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

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儵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大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兒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

任遠曰此也

此上修飾

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緝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三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蓋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

此石曰去秋
可折天此解
結折也

三國志卷四

魏志卷之六

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按圖空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郇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都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按樞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按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垂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恐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鄆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

為是到郡守
任子至師為頂

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
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
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
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
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
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
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
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
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為從事中郎遷為尚書出為河南尹
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
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
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為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

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為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即位
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為右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進封
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
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
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惺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
勲前朝改封惺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
於法理孫禮剛斷仇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
十起家就列柔係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疾
矣

房柔為廷尉
二十三年此得
人之任之方未
可以未以知也
并以此知也

魏書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

魏書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三國志二十五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

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

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

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

及古蜀 尾底

殊有規程左
國之還

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征伐而戰士生蟻蝨加以
旱蝗饑饉竝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
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
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
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
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
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
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
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
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
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
鄴克之表毗為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

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
輕矣軍還為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
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
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
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
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
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
非邪毗曰臣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
不肯置之左右則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
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
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
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

宗本字
也字

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未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潁

忠臣曰由度外
度之極乎中

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充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恩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少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

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
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
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
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
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諫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能與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亦誠如幸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為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時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為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此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畧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誣不少青龍二年諸葛亮率眾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

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
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亮卒復還為衛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南太守世語曰敞

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幸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執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本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以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所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魏畧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趙昂偉章俱發各章章次曾與阜俱為涼州從事以州從事

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

阜曰表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

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

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衆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意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

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敕從阜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

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豈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杆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紬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不墜於地矣皇甫謐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揚阜故為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西因過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敘舉室感悲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耻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敘敘與阜參議許諾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敘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從後閉門超失據過鹵敘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為敘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敘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即殺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臣松之按謚稱阜為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為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為不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

此超殺阜而史氏所及也

夫若九奇

妻王氏女也昂為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黜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漱口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襜佐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釧蔽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飢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此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開異節行請與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適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許也楊深感之以為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為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祖征漢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跕鼓一坐皆笑

武都孤遠

宋書五行志
補正有清宮
廢神不令字
少字誤下油
術心辰金局
字五竹忘米

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入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冠被縹綾半褻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空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

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入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冠被縹綾半褻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空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

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開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閔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

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

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周楚靈秦皇為深誠高高在上實鑒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

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臣松之以為忠至之道以亡已為理是以臣救

其惡不為身計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為已豈為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譴烈之義為一表之精乎君作元首臣為股肱

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

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

詔荅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為已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

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泰山太守

辭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劔救督軍曰

升平字隆
成烈口文
安民三行
原

卷之四十五

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卽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爲不空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

月晦不食不飲
生肌不食不飲
其精微也

魏略曰大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於望朔晦爲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參共推校律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効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大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

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返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旣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

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大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按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神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

高堂本所傳
存思素所致
明帝後亦不
改而後後也
省者自後後
日身領太史
災臨此定不
張元一

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筆筭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觀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

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
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
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廢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
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
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
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
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
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
玉臺瓊室夏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
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擘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
乃皇天子受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

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
下以昭示後昆不宐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
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
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
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
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
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
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
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
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焚絲非政理也可
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
殊徽號易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玉

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山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殿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

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空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旣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旣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

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竝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吝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曰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

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

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今陛下所與其坐廟廊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

跡跡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出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登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將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韋纘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譴，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旣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

指曰馬誌
信不于若神
也

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
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身育長燕
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
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其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
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
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
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
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
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隆
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社稷正禱動於昏土明戒驗於身後謗諤足以勵物德音沒
而彌彰可不謂也且智士高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見其真職人何以使其高堂之謂也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

高堂
評云

空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
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
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
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
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
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
竝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
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
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
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
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曆字彥皇竟嘗督守鄴

應璩書林

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五旣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久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

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瓊珠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稟秬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勲親親俊又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竝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蒞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旣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

則海內幸甚。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
學業修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
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丁巳三月廿七日 潤筆

